

血战

库伦加尔山谷
美军173空降旅



★ 阿富汗反恐实录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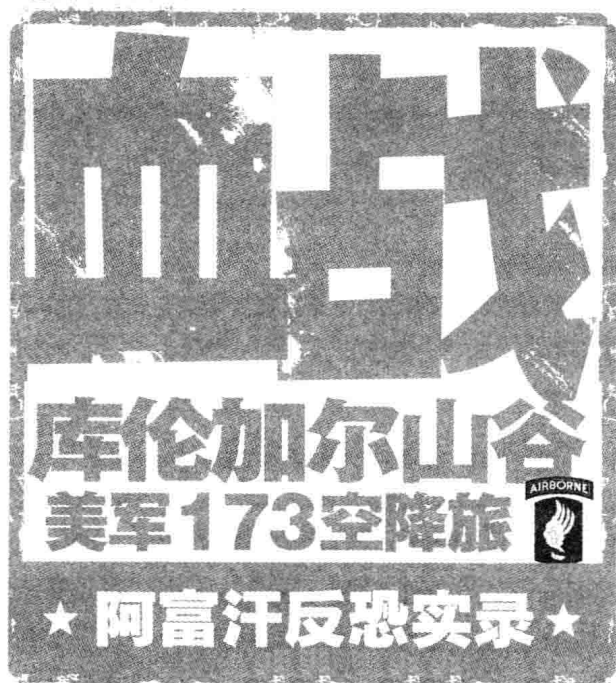
纽约时报
最佳畅销书

第83届奥斯卡
最佳纪录长片
提名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重庆大学出版社

WAR By Sebastian Junger
Copyright © 2010 by Sebastian Junger
Afterword copyright © 2010 by Sebastian Junger
First published in 2011 by TWELV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版贸核渝字(2012)第06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战库伦加尔山谷: 美军 173 空降旅阿富汗反恐实录/
(美) 荣格尔(Junger, S.) 著; 朱强, 译. — 重庆: 重
庆大学出版社, 2014.5

书名原文: War
ISBN 978-7-5624-7866-9

I. ①血… II. ①朱… III. ①纪实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3539 号



血战库伦加尔山谷

美军 173 空降旅阿富汗反恐实录
塞巴斯蒂安·荣格尔(Sebastian Junger) 著

朱强 译

策划编辑: 王五云

责任编辑: 敬京 版式设计: 敬京

责任校对: 秦巴达 责任印制: 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85 千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7866-9 定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序

为给《名利场》杂志撰稿,我于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间先后5次造访阿富汗东部的库伦加尔山谷。身为战地记者,我的衣食住行和个人安全完全依赖于美军。但是,他们从未有人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我以任何方式更改我的报告,也没有人要求我出示笔记本和摄像机中的内容。与我共事的还有一位摄影记者,名叫蒂姆·赫瑟林顿。他也曾五赴库伦加尔山谷,其中几次是与我一起,也有几次是他单独出行。我们最长的一次随军行程前后历时一整月。期间,蒂姆和我拍摄了大约150个小时的录像带,这些视频素材都经剪辑在ABC^①新闻频道播出。后来,我和蒂姆一起以这些录像为源材料导演并制作了一部战争纪录长片,名叫《雷斯特雷波》^②。

本书中的大多数场景都曾收录在我们拍摄的录像带中,在记叙本书的同时,我尽可能地利用这些录像来检查核对我叙述的准确性。书中用双引号(“……”)标注的对话或陈述均为我在事发当时或过后不久在摄像机或笔记本上直接记录下来的说话人的原话。后来回忆的对话则用单引号(‘……’)标注。一些我本人不在场的场景则完全参考事后的采访和录像进行描述。本书中有许多场景涉及个人隐私,我在

^①美国三大新闻公司之一——美国新闻广播公司,英文全称为“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译者注。

^②英文原名 *Retrepo*, 战争纪录片。片名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约翰·雷斯特雷波(John Retrepo)的牺牲战士而取。该片曾荣获第83届奥斯卡(美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纪录长片提名,获2010年圣丹斯电影节评委会纪录片大奖。——译者注。

下笔之前均与当事人进行过协调沟通,以确保他们不会对书中的内容反感。我还聘请了一位独立的校对顾问,帮助我处理写作过程中难免出现的一些错误。为方便读者阅读,在引用采访记录或引用其他文本时,多数情况下我尽量概括性地作以描述。

目 录

第一部分 恐 惧	1
第二部分 杀 戮	71
第三部分 爱恨情仇	157

第一部分 恐 惧

怯懦并不意味着恐惧。怯懦……是我们对他人外在行为的一种描述。而他们内心的想法我们无从得知。

——莫兰男爵,《勇气的剖析》^①

^①英文原书名 *The Anatomy of Courage*。

纽约市 6 个月后

在第 9 大道 36 街的拐角处，奥伯恩双手各握一杯咖啡，头上罩着运动衫上的连肩帽。这会儿刚刚早上 6 点钟，天很冷。自从我上次见他之后，奥伯恩胖了整整 20 磅，看上去像是一位工人，正等着马路对面的工地开门。既然他已经退伍，我就该称呼他布兰登了，但我发现自己已然改不了口。我们握过手之后，他递给我一杯咖啡，然后我们一起朝我的车走去。奥伯恩额头上的伤口已经差不多痊愈了，不过缝合的针脚依然清晰可见。他的一颗门牙碎掉了一块儿，看起来像是颗尖尖的虎牙。他回到意大利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些时候要比在战场上更危险。

奥伯恩曾随 2 连一起出征库伦加尔山谷。这座位于阿富汗东部印度拉什山山麓的山谷虽然不大，却充满了暴力。2 连的 30 名战士中只有奥伯恩还能描述当初在库伦加尔山谷发生的事情，其他人都不愿开口。我把奥伯恩看作整个排的代表，希望通过他来了解所有的战士。其实在我眼中，这些战士们并不完全了解自己。在库伦加尔山谷北边的一处山谷，3 连有两个排的精兵在军事部署中丧失了八成战士。2 连虽然没有遭受如此重创，但他们的伤亡也异常惨烈。今天早上，我打算去采访 3 连的一名伤员贾斯丁·卡兰尼兹。奥伯恩也想跟我一同前往。今天的天气很晴朗，不过气温很低。路上车不多，北风呼啸着刮过宽阔的道路和桥梁，吹得我的车微微发颤。我们一边沿着高速路向南行驶，穿过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尘土飞扬的工业区，一边谈论着当初被部署到阿富汗时排里发生的事情。逝者如斯，一切恍如昨日，而此时我们却已经永久性地回到美国，回首往事，竟感觉难以置信。整整一

年间,我作为随军记者,一直与奥伯恩和其他战友生活在库伦加尔山谷。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谁也不必再回去。我们俩人都曾“梦回吹角连营”,梦里充满了怪异且没有逻辑的战斗,虽然结局并不总是悲剧,但还是会让我们沉浸在恐惧之中。

在一次后来被称为“贝拉伏击”的埋伏中,卡兰尼兹被击中了骨盆。贝拉是3连在瓦加尔山谷建立的一个重火力点^①的名字。11月初,3连的14名美军战士、12名阿富汗士兵、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以及1名阿富汗翻译员徒步来到附近的阿拉那斯村,与村里的族长会面,随后又徒步返回。没想到这原来是个圈套。敌人已经事先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下了埋伏,用沙袋建立了火力掩体,把他们包围在核心。周围没有任何掩体,唯一的逃生办法就是跳下悬崖。3连的战士们居然奇迹般地阻挡住了敌人。6名美军士兵和8名阿富汗士兵当场牺牲,其他人均负伤而回。这是自越南战争后,美军巡逻队首次在交战中伤亡率高达100%。

我们转弯驶入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把车停在了院内艾布拉姆大楼前,卡兰尼兹就住在这座楼里。我们来到他的房间,屋子里一片昏暗,卡兰尼兹正在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抽烟。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几缕阳光投射进来,烟雾在这几束光线之间盘旋缭绕。我问卡兰尼兹,他是何时意识到自己中了埋伏。他回答说,就是在头盔被击落的那一刹那吧,紧接着他的前胸中了3弹,后背又中了2弹。然后又眼睁睁地看着他最好的朋友被击中了头部——子弹从他的额头穿过,后脑勺直接炸开了花。卡兰尼兹说,看到那一幕后,他一下“傻了”。

周围枪声四起,枪口闪烁的火光像是山丘上挂满了圣诞节闪闪发亮的冷光灯。击中卡兰尼兹前胸和后背的子弹都被防弹背心挡住了,但最终还是有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臀。这颗子弹打穿了他的骨盆,

^①向敌人发射重型炮火的军事基地。——译者注。

撕裂了他的肠子,然后从大腿处穿了出来。卡兰尼兹很清楚,这颗子弹一定切断了他的动脉,他觉得自己撑不了多久了。这时,他发现敌人的一支机枪队正向着附近山丘上的据点转移,于是卡兰尼兹马上挺枪向他们射击。他眼看着敌人一个个倒下去。卡兰尼兹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弹药,但为了防止敌人中有人重新站起来还击,他还是留下了一个备用弹夹。

由于失血过多,卡兰尼兹开始变得意识模糊,他把武器递给战友,然后坐了下来。他眼看着自己的朋友阿伯特膝盖中弹,然后滑下悬崖。队长上前一把握住了他,试图把他拉回来,但敌人的火力太猛,这样做只会让他们双双毙命。阿伯特大喊着让队长放手,队长不得已只能照做。阿伯特沿着悬崖滑落下去,武器和头盔也都从他身上滑脱。最终他停了下来,躺在那儿,身上又中了3枪。

火箭筒发射出来的榴弹在他们周围爆炸,激起的尘土堵塞了他们的枪管。战士们开始往枪管里吐口水,想用这种办法来清理积尘。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卡兰尼兹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他们与敌人的交火还在持续,枪声震耳欲聋,但卡兰尼兹什么也看不清。救伤直升机终于在天黑后抵达,开始将伤员和牺牲战士的遗体吊上飞机。有具遗体就挂在山路下面的树上,还有几具遗体掉到了悬崖底部。在直升机吊起遗体的过程中,一具遗体从缆绳里滑落出来,不见了踪影。与救伤直升机同行的一支来自2连的快速反应小队不得不花了几乎整整一个晚上来寻找这名战士的遗体。

卡兰尼兹能够回忆起来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在阿萨达巴德的军事基地^①里接受医生缝针;再次恢复意识之后,他就已经身处德国了。事发当天,卡兰尼兹的母亲回到家里后收到电话留言,让她立即与军方取得联系。联系上之后,军方告诉她,如果想见儿子最后一面,最好尽快飞

^①北约作战军事基地,位于阿富汗东部库纳尔(Kunar)省首府阿萨达巴德(Asadabad)。——译者注。

往德国。幸运的是,母亲抵达的时候卡兰尼兹还活着。之后他康复得还不错,最终能够回美国继续治疗。

在采访过程中,奥伯恩一直都很沉默。“没有人提议等到天黑之后再返回吗?”他终于开口说道:“你们要往回走的时候,没有人这么提议吗?”我明白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2排的战士曾经有一次在白天离开过山顶的据点,结果在阿里亚巴德镇外遭遇到敌人的猛烈伏击。步枪兵斯坦纳被子弹击中了头盔,但好在他福大命大、幸免于难。

“没有——当时中尉只是说:‘我们现在该回去了,’”卡兰尼兹回答道,“你想对他说点什么吗?”

“滚蛋?!”奥伯恩回答到。

卡兰尼兹笑了笑,不过谁也不希望再回首这段往事。

5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低地的河水已经涨满,而高处的山峰上积雪尚未融化,奥伯恩与 2 连的其他战士们一起抵达阿富汗。“支奴干”运输机在“阿帕奇”直升机的护送下绕过黑暗雄伟的阿巴斯尕山,轰隆隆地飞进山谷,然后降落在尘土飞扬的小型着陆区。战士们抓起自己的装备,依次跳下飞机。他们前脚掌刚着地,后脚跟就遭到了迫击炮袭击。敌人早已获知,一支新的美军作战单位就要进入山谷,这轮炮击便是他们的见面礼。14 个月之后,他们还会以同样的方式与我们的战士道别。战士们利用直升机作为掩体躲过了袭击,然后背起自己的装备,向山顶爬去。他们将要居住的帐篷就位于基地的最高处。整个攀登距离只有一百码,但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在他们周围,山脉向着四面八方绵延。战士们心里很清楚,在今年年底之前,他们将会踏遍这里的一草一木。

此处基地名叫库伦加尔前哨基地(又称库伦加尔哨站),是公认的阿富汗最危险的哨站之一。基地里萧萧寂寂、冷冷清清,四周围着铁丝网和战壕。一所所简陋的士兵营,一直延伸到几百码外一处陡峭的山坡下。山坡上本来长满了冬青树,但已经被炮火炸得枝飞根断、叶碎芽焦。基地指挥部是一所用胶合板搭建的屋子,周围有几处供士兵睡觉的泥砖房,还有用沙袋堆起的掩体,用以躲避敌人的迫击炮袭击。战士们一天只能在迷彩帐篷里吃一顿热饭,每周用从当地的溪流中抽上来的水洗一次淋浴。基地里到处都有嵌在地里的 PVC 管,供战士们小便使用。由于这里没有女性,也就没有必要在意隐私。在医疗帐篷和水

箱后面,有四个砖砌的露天小隔间,开口向着北面雄伟的群山。战士们把这些小隔间戏称为“烧粪坑”,每个“烧粪坑”下面都放置了一个铁桶,阿富汗当地的工人每天都会把铁桶拖出来一次,然后用柴油把桶里的东西焚烧掉。从那里上坡,就会来到阿富汗国民军的一处碉堡,再往上是一条通往第一哨站的小径,那儿的海拔要比库伦加尔前哨基地高一千英尺。这条登山的道路实在太陡了,以前驻扎在这儿的连队在比较险峻的地方都安装了固定绳索。在没有交火的情况下,美军士兵可以在45分钟内登上山,而当地的阿富汗人则只需花费一半时间。

2连的战士们抵达阿富汗几天后,奥伯恩所在的排就开始与第10山地师(以下简称“山地10师”)的战士一起去巡逻。2连这次到库伦加尔山谷的任务就是来替换他们。山地10师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分批轮换回国了,但后来上级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延长他们在阿富汗的服役期。那些已经在阿富汗战斗了一年的战士们刚刚踏上祖国的领土,就因此不得不再次登上飞机重返战场,这一朝令夕改的做法让战士们士气大跌。2连刚一抵达阿富汗,就听说了许多关于前一批部队的故事,传说他们有人故意从岩石上跳下把自己的腿摔断,或者干脆拒绝离开营房。虽然传言不足为信,但库伦加尔山谷之险早已恶名远扬:在那儿,你的心灵会受到无法修复的重创。

无论山地10师曾有多么混乱,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还是坚持每日巡视整个山谷,出色地完成任。在我们第一次与他们进行联合巡逻的时候,他们就带着2排的战士一路下山来到库伦加尔河附近,接着重新上山,攀登到一处名叫“平顶山”的花岗岩山包下。山地10师的人想故意刁难2排的战士,让这些新来的士兵尝尝累垮的滋味。这种想法在他们攀登阿伯特的半路上转变成了现实。M240^①机枪手文登伯格开始有些跟不上队伍了,同一机枪队的奥伯恩与他交换

^①美国现役通用机枪,发射7.62 mm × 51 mm 口径弹药,具有很大的威力和火力持续性,是进行火力压制的不二之选。

了武器,把 M240 扛在自己肩上。M240 是一种弹带装填式机关枪,几乎有 30 磅重,战士们扛着这种机枪上山,就像是扛着一台手提凿岩机一样。奥伯恩和其余的战士还背着足足 50 磅重的装备和弹药,并穿着 20 磅重的防弹衣。整个排里没有一个人负重低于 80 磅。

战士们艰难地攀登上山,他们的行踪已经完全暴露在对面山谷的塔利班据点的监视之下。终于,他们在半山腰遭受到对面的炮火袭击。奥伯恩还从未经历过真正的交火,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站起来环顾四周。有人大喊着让他寻找掩体。周围只有一块岩石可以遮挡身体,而文登伯格已经抢先一步躲在后面了,奥伯恩只能躲在他的身后。“他妈的,我真不敢相信,他们竟然冲着我开枪!”他喊道。

文登伯格身材高大,长着一头金发,讲话很慢,但十分机敏聪明。“是么?”他说道,“我倒不觉得他们只是在冲你开枪……”

“好吧,”奥伯恩说,“是冲着我们开枪……”

缺乏经验的士兵被称作“菜鸟”,在交火中直立起身子可以算是典型的菜鸟行为了。还有件事也能说明奥伯恩是个十足的菜鸟:来到库伦加尔哨站的第一天晚上,奥伯恩听到森林里传出奇怪的叫声,他断定基地马上就要遭到袭击,便一把抓过自己的枪,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后来他发现,那不过是一只在营房外闲逛的猴子冲着美军士兵嘶吼。看样子山谷里的所有生灵都想赶他们走,就连野生动物也不例外。

奥伯恩从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长大,小溪从他家的院子里穿过,院子后面是上百英亩的树林,小时候他和他的伙伴们常在那儿玩战争游戏。他们挖过战壕,还在树木之间拉过索道。后来他儿时的伙伴们多数都参了军。在奥伯恩 14 岁的时候,他和父亲开始不断地争吵,在学校里也到处惹麻烦,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而且染上了酗酒和吸大麻的陋习,一次又一次地被警察拘留。奥伯恩的父亲是个水暖工,一直把

家庭供养得很好。但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这个家里酝酿,奥伯恩不断酗酒,不断与父亲发生肢体冲突,事情终于在某个夜里一发不可收拾。奥伯恩的父亲拿起.22口径步枪冲着自己的儿子开了两枪。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奥伯恩告诉警方,父亲是为了自卫才开枪的。这样一来,他便被送去了少管所,而他的父亲则不会因为谋杀未遂而坐牢。当时奥伯恩只有16岁。

在少管所,奥伯恩开始接受导师乔治的辅导,他每天都会花几个小时在乔治的木工店里一边做木雕一边与导师谈心。在乔治的开导下,奥伯恩决定痛改前非,浪子回头。他开始踢足球,并且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学习成绩也有所好转。8个月后,他搬到了祖父母家居住,并重新回到高中读书。“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奥伯恩对我说道,“我向所有被我冒犯过的老师道了歉,向被我揍过的孩子们道了歉。我给所有人都道了歉,我他妈的还发了誓,永远不会再这样。当我踏进家门时,谁都没能认出我来。”

一天下午,奥伯恩看到国民警卫队的征兵人员在他所在的高中招募新兵,便当即报了名。后来,奥伯恩获知自己入伍后所在的单位要被部署到伊拉克,他意识到那样自己将与一群中年人在一起生活一年,于是便设法转调到正规陆军。陆军想安排他做坦克修理工,但他表示反对,并最终被分配为迫击炮手,但奥伯恩不想当迫击炮手,他更想做一名步兵。奥伯恩后来在军营里跟别人打架,打断了对方的下巴。被揍的家伙正好是教官的眼中钉,这么一来教官终于同意了奥伯恩的调动申请。奥伯恩的教官是拉丁裔,说英语带有浓重的口音,战士们往往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一天下午,他们正在填写信息表,教官在旁边下了一番命令,但没有人听得懂。

“他是这么说的:‘你娘的快把这些表放到你娘的表里,’”奥伯恩向我描述道,“我们都愣了,这家伙他妈说什么呢?什么是‘你娘的表’啊?然后他又用手比划着说了一遍:‘你娘的快把这些表’——他指了指

指我们手里的信息表——‘放到你娘的表里!’——他又指了指自己的背包。哎哟!原来他是让我们把表抓紧放到包里!‘表’与‘包’二字在他口中愣是没听出有什么区别。”

后来,奥伯恩想去特种部队,这就要求他必须先参加一系列初级军事学校培训,选修足够的课程并通过考试。伞兵学校的考试对奥伯恩来说是小菜一碟,之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初级特别行动预备课程考试,被特种部队选中,然后他又迅速通过了中级特别行动预备课程考试,却被告知如果没有实战经验,则不能参加中级培训。“训练代替不了实战,”特种部队总部的一位黑人 E7 级军士对奥伯恩说,“不行,没有实战经验坚决不行。你要是还想来,就等上过战场以后再来。”

奥伯恩觉得这番话言之有理,便加入了总部位于意大利维琴察省的第 173 空降旅。在此之前他从未出过国。他被安排在 2 连 2 排。2 连是作战连,是整个空降旅里公认的最强作战单位,曾在伊拉克战争中经历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也曾在先前的作战部署中见识过阿富汗战争的枪林弹雨。连里共有 4 个排,其中 2 排最为训练有素,但在某些方面也最不守纪律。2 排盛产的痞子兵也相当有名气,他们经常酗酒、斗殴,也常因行为不检或斗殴伤人而被拘留,但打起仗却来个都是好手。这些战士能够把军旅生活中的专横行为与战场上的真正考验区别开来,而那些弱兵却总认为没法两方面都应付得来。

“有一次我喝多了,醉得像个白痴,但还是在体能测试中拿了 300 分,”奥伯恩给我讲道,“每次喝醉我都用这种办法来醒酒。我从来没惹过麻烦,不过鲍比倒是揍过几次军警,他拿着灭火器吓唬他们,还往他们的靴子里撒尿。难道你还指望步兵都是好孩子?!据我所知,军营里的那帮坏家伙上了战场可都是顶呱呱的好战士。他们总惹事,喜欢打架,在军营里这都是些坏毛病,但在战场上这可都是优点,不是吗?我知道我在军营里是个痞子兵,但这他妈又有什么关系?哎,在军营里我不得不天天擦我那双破靴子。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非让我去擦那双该

死的靴子!”

在被部署到阿富汗的前一个周末,奥伯恩和另外3名战士乘火车来到罗马,进行最后一次狂欢。他们把一辆快餐车喝了个底朝天。与奥伯恩同行的有二等兵史蒂夫·金和米沙·佩保贝尔金,以及医护兵胡安·雷斯特雷波。雷斯特雷波出生于哥伦比亚州,参军前与妻子和两个女儿在佛罗里达州居住。他有些口吃,还有刷牙强迫症。有次战士们在基地里聚餐烧烤,他还弹奏了佛来明哥吉他。在驻地的时候,雷斯特雷波经常喝得烂醉。有一天早晨,他带着一脸宿醉出现在体能训练中心,12分半钟跑完了两英里,然后又紧接着做了一百个仰卧起坐。2排战士们特点完全可以用这件事来概括和代表。

在火车上,雷斯特雷波掏出一台小型数码摄像机,准备把他们的行程拍下来。当时他们已经醉得说不清话了。史蒂夫倚靠着车窗打盹。佩保贝尔金则强忍着醉得发麻的舌头说要抓一匹小斑马,然后装上马鞍骑着到处遛遛。奥伯恩对着摄像机说,他在罗马的主要工作就是看着雷斯特雷波,不让他找麻烦。“别扯了,哥们,”雷斯特雷波说道,“你怎么能驯服得了野兽。”

意大利的乡村美景从车窗外一掠而过。“我们享受完了生活就要上战场了。”雷斯特雷波一边用胳膊揽着奥伯恩的脖子,一边对着摄像机说道。他的脸距离镜头太近了,几乎产生了鱼眼效果。“我们要上战场了。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要上战场了……我们要上战场了!”

库伦加尔山谷称得上是阿富汗中的阿富汗:这里山高皇帝远,外界想攻克也只能望“谷”兴叹。当地人穷得一无所有,无所畏惧。他们一向坚持自治,非金钱能改易其志。苏联人最多走到谷口,塔利班也不敢进入山谷。山地10师于2006年踏进山谷,他们很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支到达山谷南端的武装力量。他们只在那里停留了一天,但那次推进让山地10师赢得足够的喘息机会,他们在距离谷口3英里的一处废弃的贮木场建立起了库伦加尔哨站。那所贮木场早已废弃不用,因为